



外国文学 名著选介

(修订版)

第二分册

傅希春 陈应祥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选介

(修 订 版)

第/二 分 册

主 编 傅希春 陈应祥

副主编 何乃英 关婉福 王慧才

本书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梅 王慧才 关婉福 何乃英 陈应祥

袁伟信 度修宏 傅希春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外国文学名著选介》第二分册的修订版。修订版基本保持了初版的编排体例,调整了某些作品的篇幅,内容上增加了若干新篇目的介绍,如《童年》、《百年孤独》、《间隔》、《变形记》、《秃头歌女》等。本书对精选的世界现当代文学作品共15篇进行述介,每篇概要介绍作者生平及创作成果,列出作品主要故事线索,然后对原作逐章进行缩写,并选出重点章节作摘录。读者可以在短时间了解长篇巨著的全部情节,又可以通过摘录了解原著写作风格。

本书与《外国文学》(修订版)下册配套使用,供卫星电视教育、教育学院、函授中文专业教学用,也可供社会各界人士自学进修之用。

外国文学名著选介

(修订版)

第二分册

主 编 傅希春 陈应祥

副主编 何乃英 关婉福 王慧才

*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30 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34 665

ISBN7-04-004767-5/I·100

定价 7.20 元

目 录

现当代文学

伊则吉尔老婆子	(1)
童年	(17)
母亲	(43)
毁灭	(77)
青年近卫军	(101)
静静的顿河	(125)
美国的悲剧	(178)
老人与海	(204)
约翰·克里斯朵夫	(229)
百年孤独	(265)
间隔	(297)
变形记	(316)
尤利西斯	(333)
等待戈多	(369)
秃头歌女	(392)

现当代文学

伊则吉尔老婆子

作者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16日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小业主的女儿。高尔基幼年丧父,在充满小市民习气的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1岁开始到“人间”谋生,做过学徒、码头工人、烤面包工人等,在黑暗的社会底层,经受了磨炼。1884年他来到喀山,贫民窟成了他的“社会大学”。在那里他参加了具有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的秘密自学小组,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尔基两次漫游俄罗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创作素材。在第比利斯他参加了进步工人和革命者的秘密小组,同时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1892年高尔基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两卷集《随笔与短篇小说》出版,轰动了俄国文坛,高尔基成为驰名欧洲的作家。

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浪漫主义作品占重要地位。其中代表作《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批判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塑造了以自己燃烧着的心为人民照亮前进道路的英雄丹柯的形象。《鹰之歌》(1895)抨击了苟且偷安的小市民习气,表现了革命者渴望战斗的激情。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是以流浪汉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抗议情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切尔卡什》(1895)。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

耶夫》。小说通过资产阶级两代人的形象展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进程,并预示了它衰落的前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高尔基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01年3月在彼得堡他目睹了沙皇政府镇压人民群众的暴行,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满怀激情地呼唤革命风暴的到来。与此同时,他还从事戏剧创作,代表作《小市民》(1901)批判了反对革命的小市民思想,塑造了具有清晰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的工人尼尔的形象。《底层》(1902)是作家二十年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它揭露了资产阶级安慰主义的危害,号召人民为变革现实而斗争。

1905年高尔基积极投身于俄国第一次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同年11月第一次与列宁会面。在革命的准备过程中,他写了一系列政论文,抨击阻碍斗争深入发展的种种思想,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1905)是优秀的政论之一。1906年初高尔基受党委托,秘密离开俄国赴美国宣传俄国革命,为党筹措资金。在美国他写下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并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母亲》第一部 and 剧本《敌人》的创作。《敌人》通过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描写,显示了工人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战斗精神。同年秋天高尔基从美国到了意大利,定居于卡普里岛,年底完成了《母亲》的第二部。在意大利期间,高尔基密切关注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的反动的、颓废的逆流,并予以猛烈的抨击。同时他还写了许多重要作品,如反映农民觉醒和革命的中篇小说《夏天》(1909)、表现意大利劳动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意大利童话》(1911—1913)等。

1913年底高尔基回到俄国,开展文化组织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高尔基在政论中坚决谴责战争和沙文主义思潮。此间,他还完成了三部曲自传体小说前两部《童年》(1913—1916)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胜利后，高尔基在担任苏维埃文化出版部门领导工作的同时，坚持文学创作。1923年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三部曲是高尔基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它描写了作家如何从生活的底层攀上文化高峰、走向革命道路，反映了俄国社会一代劳动者在黑暗中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曲折历程。此外，高尔基还写了大量的散文、特写、回忆录、文艺论文和政治论文。著名的回忆录《列宁》(1924—1931)成功地再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1924至1925年高尔基创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年高尔基着手创作具有史诗气魄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这部巨著描写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40年的变迁，再现了历次重大事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激烈斗争，并通过克里姆·萨姆金这个反面典型，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1934年，高尔基主持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当选为作协主席。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

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的长篇小说《母亲》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伊则吉尔老婆子

《伊则吉尔老婆子》是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作品的代表作。它由两个民间故事和一个生活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通过对腊拉孤傲、自私性格的揭露谴责了极端个人主义者。第二个故事是伊则吉尔老婆子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只知追求享乐，从而虚度了年华，晚景十分可悲。作者通过伊则吉尔老婆子悲剧命运的描写，批判了个人主义的危害性。第三个故事是丹柯的英雄传说。通过丹柯在关键时刻掏出自己的心为群众照射前进道路的动人事迹，歌颂了为集体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作品中通过这两

种生活态度的鲜明对比，赞美了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自私、狭隘行为的憎恶和批判态度。

《伊则吉尔老婆子》，巴金译，载《高尔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这些故事是我在比萨拉比亚海岸的一个地方听到的。

有一个晚上，跟我一起做工的摩尔达维亚人都去海边游乐了，我和伊则吉尔老婆子却留下来，躺在葡萄藤的浓荫里，默默地听着海边传来的欢笑和歌声，看着深蓝色天空中片片美丽而怪诞的云彩，和在草原上飘浮的云的影子。突然，伊则吉尔老婆子说：

“你瞧！腊拉来了！”

我朝老婆子用她那指头弯曲的颤抖的手所指的方向望过去，我看见一些黑影在那儿浮动，影子很多，其中有一个比其他的影子更暗更浓，而且动得更快，也更低——这是从一片离地面较近，而且动得较快的云上面落下来的影子。

“我看不见一个人，”我说。

“你的眼睛比我这个老婆子的还差！你瞧！在那边！那个黑黑的东西，正在草原上跑着的！”

我再看那边，除了影子以外我还有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影子！你为什么叫它做腊拉？”

“因为这就是他。他现在已经只是一个影子了！是该成影子的时候了！他已经活了几千年了；太阳晒干了他的身子、他的血同他的骨头，风又把它们像尘土似地吹散了。你瞧：上帝为了一个人的高傲就会这样地对付他！”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向老婆子央求道，这时候我已经在期待着一个在草原上编成的出色的故事了。

她给我讲了下面的这个故事。

“这是好几千年前的事了。在海的那一边，很远的，很远的，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大河的国家，在那个国家里太阳可热得厉害，那儿的每一张树叶、每一片草叶都投射出够给一个人遮蔽日光的影子。

“可见那个国家的土地是多么地富饶！

“在那儿有一族强悍的人，他们靠牧畜为生，并且把他们的气力同勇气消耗在打猎上面，打过猎以后，他们便设宴庆祝，大家唱歌，并且跟女孩子调情。

“有一回在他们的宴会当中，一只鹰从天空飞下来，把一个象夜一样柔和的黑头发的女孩子抓走了。男人们拔出箭来向鹰射去，那些可怜的箭都落回在地上。他们跑到各处去找那个女孩子，却始终找不到她。他们渐渐地忘了她，就跟人忘掉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样。”

老婆子叹了一口气，她不响了。她那刺耳的声音好像是那一切给人忘记了的时代变成回忆的影子在她胸中复活起来，现在在这儿哀诉一样。海轻轻地给这个古老传说的开场白伴奏（这一类的传说也许就是在这个海岸上创造出来的）。

“可是过了二十年，她自己回来了，已经成了衰弱，憔悴的女人。她带来一个年轻人，强壮而漂亮，就像她在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样子。他们问她这些年中间她在什么地方，她说鹰把她带到深山去，她跟他一块儿住在那儿做他的妻子。这个年轻人便是他的儿子；父亲已经死了。他看见自己一天一天地衰老了，便最后一次高高地飞到天空去，然后收起翅膀让自己从空中摔下来，重重地跌在峻峭的山岩上撞死了……

“众人惊奇地望着鹰的儿子，他们看出来他们并没有什么差别，只除了他的眼睛是冷冷的，高傲的，跟那个百鸟之王的眼晴倒很相像。他们对他讲话，他高兴就回答，否则便一声不响；族里的长辈们过来对他讲话，他像对待平辈一样地回答他们。这使长辈们很不高兴，他们说他是——一根箭头还没有削尖也没有装上羽毛的箭，

他们告诉他，成千的像他这样年纪的人以及成千的年纪比他大一倍的人都尊敬他们，服从他们。可是他却大胆地望着他们，回答道，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跟他相等的人，要是大家都尊敬他们，他也不愿意这样干。啊！……这时候他们真的生气了，他们气冲冲地说：

“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地方！他高兴上哪儿去，就让他上哪儿去。”

“他大笑，便到他高兴去的地方去——到那个一直出神地望着他的美丽的少女那儿去；他走到她跟前，搂住她。她的父亲就是刚才训斥过他的那些长辈中间的一位。虽然他很漂亮，可是她把他推开了，因为她害怕她的父亲。她把他推开，自己走开了；可是他打她，等她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又拿脚踏在她的胸口上，踏得那么厉害，从她的嘴里喷出鲜血来朝天空溅去。这个少女喘一口气，像蛇一样地扭动一下，就死了。

“所有在场看见这件事情的人都惊呆了，——一个女人让人这样地杀死在他们的面前，这还是第一次。他们默默地站了许久，他们一会儿望着那个少女，她躺在那儿，眼睛睁开，满口是血，他们一会儿望着她旁边那个年轻人，他一个人站在那儿，高傲地面对着大家——他不肯埋下头，好像他要他们来处罚他似的。后来他们清醒过来了，捉住他，把他绑起来，放在那儿；因为他们觉得，马上就杀死他，未免太简单了，这不会使他们满意的。”

夜色在增长，在加浓，夜充满了奇异的、轻柔的声音。草原上金花鼠凄凉地吱吱叫着，葡萄藤的绿叶丛中响起了蟋蟀的玻璃一样的颤声；树叶在叹息，在窃窃地私语；一轮血红色的满月现在变成苍白色了，它离地越高，就显得越苍白，而且越来越多地把大量的浅蓝色暗雾倾注在草原上……

“他们聚在一块儿，要想出一个足以抵偿他的大罪的刑罚……有人建议用几匹马把他分尸，然而他们觉得这个太温和了。有人主张每一个人射他一箭射死他，但是这也让人反对掉了。有人提议把他活活地烧死，可是烟雾会叫人看不见他的痛苦。意见已经提得很

多，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叫大家满意的来。他的母亲跪在他们的面前，一声不响，她找不到眼泪同语言来哀求他们宽恕她的儿子。他们谈了很久，最后一位贤人想了好一会儿，便说道：

“‘让我们来问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他们这样问了他。他说：

“‘先给我松绑！你们绑住我，我是不说的！’

“他们给他松了绑以后，他反倒问他们：

“‘你们要什么？’他们对他们发问好象把他们当作他的奴隶一样

.....

“‘已经对你讲过了，’贤人答道。

“‘为什么我要向你们解释我的行为呢？’

“‘为着我们可以了解你。你这个高傲的人，你听着！反正你要死了……你让我们了解你所做的事情吧。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能够多知道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知道的事，对我们会有好处。……’

“‘好吧，我说，虽然也许连我自己还不十分明白先前发生的那件事情。我杀死她，因为我觉得——她好像在推开我……我却要她。’

“‘可是她不是你的人呀！’他们对他说。

“‘那么你们使用的就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吗？我明明看见每一个人就只有言语和手、脚是他自己的……可是他们却有牛羊，女人，土地……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对他这个问题，他们回答他说，一个人占用任何一件东西，都是用他自己作代价换来的：譬如用他的智慧，他的气力，有时候甚至用他的生命。可是他说，他要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

“他们跟他谈了很久，后来终于看出来他把自己看做世界上的第一个人，而且除了他自己以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们明白他给他自己安排了怎样孤独的命运的时候，他们觉得可怕极了。他没有种族，没有母亲，没有牲畜，没有妻子，而且他也不要这些。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便又讨论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罚他。可是这一次他们谈得并不久，那个贤人听了他们的意见以后，便出来说：

“‘等着！刑罚已经有了。一个很可怕的刑罚。你们想一千年也想不出这个来！他的刑罚就在他自己身上！放他去吧，让他自由。这就是他的刑罚！’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无云的天空中忽然响起一声霹雳。天上的神明同意了贤人的话。在场的人全躬身行礼，随后便散去了。然而这个年轻人（他现在得到了“腊拉”这个名字，这是“被抛弃”，“被放逐”的意思。）却望着那些把他抛在这儿的人高声大笑，他笑着，他现在是一个孤单的人了，他是自由的，跟他的父亲完全一样。不过他的父亲并不是人……他却是一个人。现在他开始过起鸟一样的自由生活来了。他时常跑到那一族人住的地方去，抢走他们的牲畜和女孩子——以及一切他要的东西。人们用箭射他，可是箭头射不进他的身体，因为有一层最高刑罚的无形的外皮保护着它。他动作敏捷，贪得无厌，又强壮，又残酷，可是他始终没有跟人面对面地遇到过。人们只有在远处看到他。他就这样孤独地在人群附近荡来荡去，一直荡了好久，好久，——已经好几十年了。可是有一回他走近了人们，等到他们向他冲上来的时候，他却站住不动，连一点儿自卫的动作也没有。有一个人猜到了他的心思，便大声嚷起来：

“‘不要挨他！他想死！’

“大家全站住不动了，他们都不愿意减轻这个对他们作过许多坏事的人的恶运，都不愿意杀死他。他们就站在旁边，笑他。他听到这些笑声，浑身抖起来，伸出两只手抓他自己的胸口，在胸口上找寻什么东西。他忽然拿起一块石头，向人们冲过去。他们避开他的攻击，却不还手打他；等到他疲乏了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号倒在地上的时候，人们退在一边，望着他。他站起来，拿起那把他们先前争斗的时候从一个人手里落下来的刀，朝他自己的胸口刺进去。可是

刀折断了，好像它砍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一样。他又倒在地上，拿脑袋去撞地，撞了好久，可是地只是在退让，他的脑袋撞到哪里，那里便留下一个洞。

“‘他不能够死！’人们高兴地嚷着。

“他们丢下他走开了。他朝天躺着，看见一些雄壮的鹰像黑点似地高高地在天空飞翔。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痛苦，多到可以毒死全世界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在等待死——永远是孤独的，永远是自由的。他一直在飘来荡去，到处都去过了。……你瞧，他已经变成影子一样的了，而且他会永远是这样的。他不懂得人的话，也不懂得人的动作，他什么也不懂。他只是在找寻，飘来荡去……他不知道生，死也不欢迎他。人们中间没有他的地方了。……看，这就是一个人由于高傲而受到的惩罚！”

老婆子叹了一口气，不响了，她那个垂在胸前的头奇怪地摇了几下。

我望着她。我觉得这个老婆子给睡魔征服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可怜起她来。她的故事的结尾的一段是用一种庄严的、警告的声音说出来的，可是这里面仍旧有畏怯的、奴隶性的调子。

……

二

从海边又传来摩尔达维亚人的歌声。伊则吉尔老婆子说，只有美的人、爱生活的人才能唱得这样好。她用她那刺耳的破声讲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

“我 15 岁的时候，和母亲一块儿住在伯尔德拉河的岸上，一个快活的高个子渔人逮上了我，四天以后我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给了他，常常在夜里跟他一块去划船，可是没多久我就不喜欢他了，他只会唱歌，接吻，就再没有别的！我又爱上了一个红头发的古楚尔人，他老带着忧愁的样子，有时很温柔，有时又像一匹野兽。他后来是被绞死的，上绞架的时候还从从容容地抽着烟斗，我为他伤心

了整整一年。”

海边的歌声停止了，只有海浪的喧响给老婆子的声音伴奏——那种忧郁的、骚动不息的喧响正是这个骚动不息的生活的故事最好的伴奏。

“我还爱过一个土耳其人，在他的内院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过得还不坏，可他另外八个女人却让人受不了，我带着他16岁的儿子逃走了。后来那孩子死了，不知是因为想家，还是为了爱情，他很快憔悴了，枯萎了，也许就是我把他害死的……”她叹了一口气，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

“我在修道院里病了很久，一个波兰修士看护我，她的一个兄弟也是修士，常来看她，老是像蛇一样在我面前扭来扭去。等身体好了我就跟这个人去了波兰。这个小波兰人又可笑，又下贱。需要女人的时候，他就像雄猫那样来跟我亲热，可他不要我的时候，就用鞭子一样的话抽我。有一回他对我说了句傲慢无礼的话，我生气了！把他举起来扔进河里就走开了，从此再没见过他。这倒是我的运气：我从来没有再碰到那些我爱过的人。那会跟碰见了死人一样。”

老婆子停住嘴叹息起来。我想象着那几个因她而复活起来的人，他们都只是些模糊的影子，然而他们所吻过的这个女人还活着，可时间把她快消耗光了，她没有肉体，没有血，心里失掉了欲望，眼睛里也没有火——也差不多是个影子了。

她继续讲下去：“我在波兰的生活艰难起来，一个犹太人把我买了去用身体做生意。有钱的老爷们常来我这儿，花很多钱，为我打架甚至倾家荡产。我那时候爱上了一个疤脸的很体面的老爷，他喜欢英雄豪杰的行径，后来大概是在暴动中给你们的人杀了。我还认识一个马扎尔人，离开我以后被人用子弹射穿了脑袋，你瞧，被爱情杀死的人并不比瘟疫杀死的少。在波兰我玩的最后一次把戏，是爱上了一个波兰小贵族，他真漂亮，就跟魔鬼一样。我那时已有40岁了，在他身上很花了些工夫，但他把我弄到手以后，马上就扔

掉了，还在别人那儿笑我，那时候我才明白我老了，这对我可真不是愉快的事情！到后来他跟你们俄罗斯人打仗，做了俘虏，我扮成讨饭女人去看他，夜里下着雨，我爬到关他的牢房外面，可哨兵不让我过去，我把他推倒在泥塘里闷死了。我救出了小波兰人和另外三个人，他们全向我道谢，我等着看他怎样对待我。他说为了感谢我搭救他的恩德，他要爱我了，还带笑地跪在我面前说‘我的女王！’就是这样虚伪的狗！我把他一脚踢开，跟这些波兰人分手了。那时候我就看出来我已经到了应当给自己造个窝的时候了，像布谷鸟那样的生活我过够了！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将近 30 年了，有一个摩尔达维亚人的丈夫，一年前死了。我还活着！跟这些摩尔达维亚人在一块儿，给他们讲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很爱我，这样也很好。”

她不响了，头一摇一摆地打起了瞌睡，同时小声地好像在做着祷告。

草原上浓云密布，变得又黑又可怕。草原深处闪亮着一粒一粒蓝色的小火花，它们忽这儿忽那儿，时明时灭，让人想到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从前听见人讲过一点这些火星的来源，可是我却想听听伊则吉尔老婆子对这个怎样地讲法。

“这些火星是从丹柯的燃烧的心里发出来的。从前在世界上有一颗心，它有一天发出火来了……这些火星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现在把这个讲给你听……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古老的，完全古老的！你瞧，古时候一共有多少东西？……可是现在，像那样的东西连一个也没有——像古时候那样的伟大的行为啦，人物啦，故事啦，全没有……为什么呢？……哼，你说吧！你说说不出的……你知道些什么呢？你们这班年轻人知道些什么呢？唉！……要是你们好好地去看看古时候，——那么你们所有的谜都找到解答了……可是你们不去看，所以你们就不懂得怎样生活了……难道我没有见过生活吗？啊，我全见过的，虽然我的眼睛不好！我看见人

们并不在生活，却只是在盘算来，盘算去，把一生的光阴全花在这上面。等到他们发觉一切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全弄光了，他们白白地活了一辈子的时候，他们就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了。命运跟这个有什么相干？各人决定各人自己的命运！各种各样的人我现在都见过了，就只没有见到强的人！他们在哪儿呢？……美的人也是一天一天地少起来了。”

老婆子在沉思了，她在想：那些强的、美的人躲到哪儿去了呢？她一边想，一边凝望着黑暗的草原，好像在那儿找寻一个回答似的。

我在等待她的故事，我一声不响，我害怕，要是我问她一句话，她又会岔到一边去了。

后来她又讲起故事来。

三

“古时候地面上就只有一族人，他们周围三面都是走不完的浓密的树林，第四面便是草原。这是一些快乐的、强壮的、勇敢的人。可是有一回困难的时期到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些别的种族，把他们赶到林子的深处去了。那儿很阴暗而且多泥沼，因为林子太古老了，树枝密密层层地缠结在一块儿，遮盖了天空，太阳光也不容易穿过浓密的树叶，射到沼地上。然而要是太阳光落在泥沼的水面上，就会有一股恶臭升起来，人们就会因此接连地死去。这个时候妻子、小孩们伤心痛哭，父亲们静默沉思，他们让悲哀压倒。他们明白，他们要想活命就得走出这个林子，这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往后退，可是那边有又强又狠的敌人；另一条路是朝前走，可是那儿又有巨人一样的大树挡着路，它们那些有力的枝桠紧紧地抱在一块儿，它们那些虬曲的树根牢牢地生在沼地的粘泥里。这些石头一样的大树白天不响也不动地立在灰暗中，夜晚人们燃起篝火的时候，它们更紧地挤在人们的四周。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在那些人的周围总有一个坚固的黑暗的圈子，它好象就想压碎

他们似的，然而他们原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气力浪费在思想上、悲伤上呢？起来，我们到林子里去，我们要穿过林子，林子是有尽头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尽头的！我们走！喂！嘿！……’

“他们望着他，看出来他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因为在他的眼睛里闪亮着很多的力量同烈火。

“‘你领导我们吧！’他们说。

“于是他就领导他们……”

老婆子闭了嘴，望着草原，在那边黑暗越来越浓了。从丹柯的燃烧的心里发出来的小火星时时在远远的什么地方闪亮，好像是一些开了一会儿就谢的虚无缥缈的蓝花。

“丹柯领着他们。大家和协地跟着他走——他们相信他。这条路很难走。四周是一片黑暗，他们每一步都碰见泥沼张开它那嵬嵬的、贪吃的大口，把人吞下去，树木像一面牢固的墙拦住他们的去路，树枝纠缠在一块儿，树根像蛇一样地朝四面八方伸出去。每一步路都要那些人花掉很多的汗和很多的血。他们走了很久……树林越来越密，气力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抱怨起丹柯来，说他年轻没有经验，不会把他们领到哪儿去的。可是他还在他们的前面走着，他快乐而安详。

“可是有一回在林子的上空来了大雷雨，树木凶恶地、威胁地低声讲起话来。林子显得非常黑，好像自从它长出来以后世界上所有过的黑夜全集中在这儿了。这些渺小的人在那种吓人的雷电声里，在那些巨大的树木中间走着；他们向前走，那些摇摇晃晃的巨人一样的大树发出轧轧的响声，并且哼着愤怒的歌子，闪电在林子的顶上飞舞，用它那寒冷的青光把林子照亮了一下，可是马上又隐去了，来去是一样地快，好象它们出现来吓人似的。树木给闪电的寒光照亮了，它们好像活起来了，在那些正从黑暗的监禁中逃出来的人的四周，伸出它们的满是疙瘩的长手，结成一个密密的网，要把他们挡住一样。并且仿佛有一种可怕的、黑暗的、寒冷的东西正